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DOI: 10.65961/crcl-2026-0053

上古漢語總括副詞“交”的形成

雷衛豪

湖南師範大學

提要

上古漢語總括副詞“交”的形成遵循“‘交叉’＞交互＞協同＞總括”的語法化鏈。“交”由交叉義動詞通過隱喻映射演變為交互副詞，空間交叉的物理圖式投射至抽象交互關係；交互副詞經轉喻弱化相互影響性，演變為表共同行動的協同副詞；最終在“主語抽象化/整體化”及“謂詞非動作化”的臨界環境中，再次通過轉喻實現“協同＞總括”的演變。總括副詞“交”的部分形成路徑可從“互”“相”的平行演變得到佐證。跨語言證據進一步驗證了路徑共性：楚科奇語交互標記“-wəly”源於交叉義動詞，鄂溫克語等語言中的相關演變印證了“交互＞協同”這一演變路徑的類型學特徵，漢語方言“一起”“一下”等詞的演變則凸顯“協同＞總括”的合理性。

關鍵詞

總括副詞，“交”，語法化，隱喻，轉喻

© 2026 雷衛豪。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交”的用法多樣，在漢語史中有名詞、動詞、副詞、介詞、連詞等用法。前人對於“交”的各種用法多有關注，如江藍生（2012）考察了“交”的連 - 介詞用法，指出“交”的連詞用法來源於其介詞用法；肖曉暉（2020）、董志翹（2024）對“交”表“即刻”義時間副詞用法及其來源進行了考察；此外，姚振武（2015: 238）、董正存（2020: 246）、李小軍（2021: 196）等均關注到“交”可以用作總括副詞，[1] 但未對總括副詞“交”的具體來源與形成過程展開詳細論述。本文考察發現，總括副詞“交”在上古漢語 [2] 時期已經形成，用法較為成熟，至中古、近代漢語中已經式微。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考察包括《今文尚書》《詩經》等傳世文獻和清華簡、睡虎地秦墓竹簡等出土文獻在內的上古語料，[3] 參考世界語言中的演變實例，總結總括副詞“交”的形成過程，論述語義演變的認知機制。

2. 總括副詞“交”的歷史形成過程

《說文解字 · 交部》：“交，交脛也。從大，象交形。凡交之屬皆從交。”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交脛謂之交，引申之為凡交之偁……凡兩者相合曰交，皆此義之引申叚借耳。”據此，前輩學者一般以“交叉、交錯”義作為“交”的各項語義演變的起點，如李小軍（2021: 196）、董志翹（2024）等。

李小軍（2021: 196）指出，“交”作總括副詞的用法來源於其“交叉、交錯”義動詞用法，但二者中間存在一些尚未發現的中間環節。本文考察發現，二者之間確實不是直接引申關係，而是經歷了交互副詞、協同副詞等中間階段，具體語法化路徑為：交叉義動詞 > 交互副詞 > 協同副詞 > 總括副詞。本節將對總括副詞“交”的這一歷時形成過程進行論述，同時以“相”“互”的平行演變作為佐證。

2.1. 從“交叉”到交互

2.1.1. “交”表“交叉”義的用法及特徵

“交”表“交叉、交錯”義時，詞性為動詞，例如：

---

1 《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王力古漢語字典》等辭書均將“俱”或“皆”作為“交”的義項之一。

2 本文採用學界一般看法，將“上古漢語”的時間範圍限定為西漢及以前。

3 上古漢語語料的選定以及時代界定參考胡波（2014: 16–26）、王誠（2018: 20–23）等，傳世文獻資料來源於臺灣“中研院”古漢語文獻語料庫（https://ancientchinese.ling.sinica.edu.tw/ASACC_index/），出土文獻資料來源於中國古代簡帛字形、辭例數據庫（http://www.bsm.org.cn/zxcl/）和“古音小鏡”網站古文字字形庫（http://www.kaom.net/），並與紙質文本進行了核對。

(1)　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詩經 · 秦風 · 小戎》）

《毛傳》：“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因此，“交韔二弓”意即“使二弓於韔中交叉”。此例中，“交”具有 [+ 致使] 的語義特徵，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使動用法”，上古漢語中表示“交叉、交錯”的“交”多以這種用法出現在文獻中，又如下例中，“交轡”意即“使轡（韁繩）交”：

(2)　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儀禮 · 既夕禮》）

同時，“交”也常用作不及物動詞，如下例中，“交”用於不及物小句：

(3)　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虵交。（《儀禮 · 鄉射禮》）

動詞“交”的語義特徵可總結為兩點：其一，它總是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實體；其二，這些實體在空間位置上發生了接觸、重疊、纏繞或相互穿過。陶紅印（1987: 344）認為動作需要多個參與者參加才能實現、句法上要求複數名詞與之發生關係的動詞是相互動詞，可見上古漢語中表示“交叉、交錯”的動詞“交”也是相互動詞。作為相互動詞，“交”在句法上要求複數成分與之共現，語義上具備內在的交互性，這為其後續向“互相”概念隱喻映射奠定了基礎。

2.1.2. “交”作交互副詞的用法及特徵

“交”表“互相”義時，是一個方式副詞（以下稱為“交互副詞”），通常置於動詞之前作狀語，標示該動詞所表示的動作是由相關各方相互施加的。例如：

(4)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詩經 · 小雅 · 角弓》）
(5)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春秋左傳 · 隱公三年》）

例（4）中，“交”與“相”均為表“互相”，“交相”為同義複詞，[4]“交相為瘉”意即“互相殘害”；例（5）中，“交質”意即“互相派人為質”，“交”表“互相”。

[4] 楊樹達（2006: 124）釋此例中的“交相”曰：“此交、相連用，重言也。”可知“交相”是由同樣表“互相”義的“交”和“相”構成的同義複詞。“交相”在意義上與“互相”等同，用法上也與“互相”類似，一般都是用在謂語前作狀語，唐賢清（2006）指出，從歷史演變、主流用法、語言類型學三個方面來看，“互相”“相互”都應認定為副詞，由此可知“交相”的詞性也是副詞。

以上用例中，“交”修飾的動詞都不帶賓語，且都不是內在具有交互性的動詞，這些句子的交互性解讀都是由交互副詞“交”（或“交相”）的語法意義帶來的。

但是，交互副詞“交”也可以修飾交互性動詞，例如：

(6) 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韓非子 · 飾邪》）

上例中，“交”修飾相互動詞“爭（爭辯）”。從上古漢語中的用例來看，“交”修飾的交互動詞一般僅限於表示“爭辯”“爭鬥”等含義的“爭”。

2.1.3. 從“交叉”到交互的演變

基於前文對“交”作“交叉”義動詞和交互副詞的分別考察，本文認為，二者之間存在直接的語義演變關係。

語義上，“交叉”與“互相”兩個概念在語義核心上具有內在相似性。動詞“交”的語義核心涉及至少兩個實體，並且這些實體在空間上發生了某種形式的匯合、接觸或相互關聯。而副詞“互相”所表達的，正是動作在兩個或多個參與者之間的雙向或多向性。因此，隱含在“交叉”概念中的“多方參與性”和“相互關聯性”，構成了其能夠向“互相”義副詞演變的語義基礎。

認知上，動詞“交叉”的核心意象圖式可視為 LINK（連接）圖式和 CONTACT（接觸）圖式的結合與擴展，它描繪了兩個或多個獨立實體在某個點（或多個點）發生物理性的接觸、交叉、纏繞或連接的狀態，這一意象圖式本身就蘊含了“交互性”的雛形。當這種表示物體空間關係的物理圖景隱喻性地應用於描述主體間的行為互動方式時，“交”便獲得了表達“互相”的副詞功能。

“交”從表示具體物理動作的“交叉”義動詞，演變為表示抽象的相互作用關係的交互副詞，其核心的演變機制是隱喻（metaphor）。Lakoff 和 Johnson（1980: 5）指出，隱喻的本質就是通過另一種事物來理解和體驗當前的事物。[5] Heine et al.（1991: 102）認為，隱喻過程是語法化的“中心策略”，Bybee（2007）、Traugott（2010）等也認為，“隱喻”是語義演變的機制之一。在語義演變過程中，隱喻基於兩個概念中認知上的某種象似性（iconicity），將源域（source domain）內一個相對具體的概念投射（mapping）到目標域（target domain）內的一個相對抽象的概念。具體到“交”由“交叉”義動詞到交互副詞這一語義演變中，所構建的

[5] 原文為：“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e kind of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

核心概念隱喻可以表述為：“抽象的相互關係是物理的交叉形態”（ABSTRACT MUTUAL RELATION IS PHYSICAL INTERSECTION），其源域是具體的、可感知的物理“交叉”行為或狀態，目標域是抽象的“相互”行為、關係或狀態。通過“抽象交互是物理交叉”這一概念隱喻，源域“物理交叉”的結構特徵被系統地投射到目標域“抽象交互”之上：

（一）源域中物理空間裡相互交叉的多個實體，被映射為目標域中抽象關係或行為中的多個參與者。

（二）源域中實體在交叉過程中發生的相互接觸、支撐或影響，被映射為目標域中參與者在交互過程中產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在隱喻映射的作用下，“交”的詞彙實義逐漸減弱，而其標示動作或事件“交互性”的語法功能則相應增強。最終這種語法功能在頻繁使用中實現規約化（conventionalization），“交”演變為一個交互副詞。

無獨有偶，漢語中另一個常用的交互副詞“互”，同樣具有“交叉、交錯”義動詞用法。例如：

(7)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周禮 · 天官 · 司會》）
(8) 百官盤互，親疏相錯。（《漢書 · 谷永傳》）

例（7）中，賈公彥疏曰：“相參交互攷一日之成。”例（8）中顏師古注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可見以上兩例中的“互”都是表“交叉、交錯”義動詞。

解惠全等（2008: 287）、劉雲峰（2023: 40）指出，“互”作交互副詞用法由表“交叉、交錯”的動詞用法演變而來。“交”和“互”所具有的相同的引申路徑，可以窺見“交叉”義動詞與交互副詞在語義上的內在關聯。

2.2. 從交互到協同

2.2.1. “交”作協同副詞的用法及特徵

前人早已注意到，“交”可表示“共同、一起”之義，古代字書韻書多訓“交”為“共”，如《玉篇 · 交部》：“交，共也”，《廣韻 · 肴韻》：“交，共也”；歷代訓釋材料則多以“俱”釋“交”，如《呂氏春秋 · 貴當》“皆交爭證諫”一句，高誘注：“交，俱也”；當代大型辭書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將“俱；同時”設為“交”的義項之一。

“交”用作協同副詞，表示句子的動作行為是由主語所表示的動作主體共同發出的。如：

(9) 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春秋左傳 · 襄公十一年》）
(10) 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晏子春秋 ·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為禮晏子諫》）

“交”作協同副詞表“共同”時，與其作為交互副詞的用法既有聯繫，又有差異，試比較以下兩例：

(11)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春秋左傳 · 隱公三年》）
(12)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春秋左傳 · 昭公二十年》）

例（11）中，“周、鄭交惡”，杜預注：“兩相疾惡”，意即“周、鄭互相厭惡對方”，“交”表“互相”；例（12）中，“齊、晉又交輔之”即“齊、晉又一起輔助之”，“交”表“共同、一起”。郭銳（2017）已經指出，交互結構表達的是複數事件，本文認為，“交”表“共同”時所指稱的事件同樣具有複數性，如上例（12）“齊、晉又交輔之”可以分解為“齊輔之”和“晉輔之”兩個子事件，可见“交”表“互相”和“共同”時均具有 [+ 複數事件] 的語義特徵。差別在於，“交”表“互相”時表達的複數事件分解出的子事件具有對稱性，兩個子事件的參與者在語義角色上也存在對稱的施受關係（郭銳 2017），如上例（11）中“周、鄭交惡”可分解為“周惡鄭”和“鄭惡周”兩個子事件，在這兩個子事件中，“周”和“鄭”均針對對方做出相同的動作行為（“惡”）；而“交”表“共同”時，各個子事件平行而獨立發生，不具備對稱性，事件參與者之間也不具有相互影響性，而是表現為共同關係（周曉君 2018: 34）。

2.2.2. 從交互到協同的演變

本文認為，“交”作交互副詞和協同副詞兩種用法之間存在著演變關係，具體演變路徑為：交互＞協同。

周曉君（2018: 149）指出，當兩種表相互義的成分（如交互副詞與相互動詞）共現時，會產生語義羨餘，這就為交互副詞的語義演變創造了條件。此外，前已論及，交互副詞指涉的事件的參與者之間存在對稱的施受關係，當所在小句是不及物小句時，

由於謂語動詞是不及物動詞，無法指派施事和受事論元，事件參與者之間“互為施受”的特徵不明顯，而“多方參與”這一更為概括的語義特徵則得以凸顯，“交”由此可能被重新解讀為表示行動或狀態的“共同性”。例如：[6]

(13) 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墨子 · 非儒下》）
(14) 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秦伐矣。（《戰國策 · 謂魏冉曰楚破秦》）

例（13）中，“兩暴交爭”即“兩暴互相爭鬥”，但由於“爭（爭鬥）”是相互動詞，此句中“交”並未發揮交互副詞的作用，又由於“爭（爭鬥）”具有不及物性，“互相爭鬥”只能分解為“暴（甲）與暴（乙）爭鬥”和“暴（乙）與暴（甲）爭鬥”兩個子事件，此時“兩暴”之間“相互施為”的特點不明顯，因此“兩暴交爭”也可以理解為“兩暴一起爭鬥”。例（14）也是如此，“齊、秦交爭”可以理解為“齊、秦互相競爭”，也可以理解為“齊、秦一起競爭”。[7]

由此可知，“交”用在不及物的相互動詞充當謂語的句子中時，具備解讀為“共同”義的可能。[8] 當這一新的語義和功能逐漸實現規約化，“交”作協同副詞表“共同”的用法就此形成。

在“交”從“交互”到“協同”的語法化過程中，轉喻（metonymy）機制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Lakoff 和 Johnson（1980: 35）指出，轉喻就是用一個實體指代另一個與之相關的實體。[9] 轉喻是語義演變的基本機制之一（Bybee 2007；Traugott 2010 等），如 Traugott 和 König（1991）認為英語 *since*、德語 *infolgedessen*、法語 *puisque*、西班牙語 *pues* 等原因連詞均由原先的時間連詞經轉喻語法化而來。在語義演變過程中，轉喻不同於隱喻的跨域映射，它主要在同一個認知域內部運作，通過

6　前文指出，《左傳》中“交”已有典型的協同副詞用例，而例（13）（14）的年代晚於《左傳》，屬於後現語料，彭睿（2020: 148–160）指出，在歷時語料不充足的情況下，可利用後現語料來推溯歷時演變，這一做法的理論依據包括（i）語法化的裂變原則（divergence 或 split）和並存原則（layering），以及（ii）語法化鏈歷時維度和共時維度的對應關係。彭睿（2020: 160–162）同時指出，這種做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正是因為認識到這一點，本文基於唐賢清等（2018）提出的“普方古民外”立體研究法，儘可能地利用世界語言中的相關演變實例，以增強本文論述的各歷時演變路徑的可靠性（詳見 3.1 節）。

7　例（13）（14）與郭銳（2017）所舉“馬恩相互討論”的例子近似，郭銳（2017）指出這類相互結構中的交互對象為介詞賓語，是非典型相互結構。

8　蒙古語中交互標記與不及物動詞搭配時，也能產生協同義，詳見下文 3.1.2 節。

9　原文為：“using one entity to refer to another that is related to it.”

一個概念實體指代同一域中的另一個相關實體，兩者之間通常存在某種鄰近性或關聯性，正如吳福祥（2025: 9）所說：“‘轉喻化’作為一種演變機制，體現為一個語義成分基於意義感知的鄰接性（contiguity）而發生變化，在性質上具有相關性和索引性（indexical）。”

前文論及，“交”表“互相”和“共同”時具有相同的多主體參與的 [+ 複數事件] 語義特徵，因此，“交”的交互副詞和協同副詞用法都根植於一個共同的、更為寬泛的概念域，即多主體參與事件。“交”由“交互”到“協同”的語義演變可以被視為一種“方面代整體”或更精確地說是“特定互動模式代更泛化的參與模式”的轉喻。在作為輸入端的“互相”義中，“交”不僅指明了有多個參與者，更突出了他們之間行動的雙向性，這是多主體參與事件的一種特定表現形式。任何“互相”事件在更深層面都是“多主體共同參與”事件，這種“共同參與”是“相互互動”的一個固有組成部分或必要前提。轉喻的發生在於：語用過程中，由於句子謂語是不及物動詞，事件參與者之間“互為施受”的關係不明顯，“多方參與”這一更為概括的語義特徵得以凸顯，“交”所指稱的焦點從原先強調的“交互”這一特定方面，轉移到了更為基礎和普遍的“共同參與”這一方面。這種基於概念相關性的焦點轉移促成了“交”由指示具體的互動模式（“互相”）演變為對行為模式的概括（“共同”）。

漢語史中另外兩個常用交互副詞“互”和“相”同樣具有協同副詞用法。楊樹達《詞詮》（2006: 110）“互”字條：“今言互相，因‘互相’又引申為‘群’字之義”。解惠全等（2008: 287）指出，《詞詮》中所謂“群”字之義即“共同”義。《漢語大詞典》將“並”設為“互”的義項之一。例如：

(15) 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後漢書 · 蔡邕傳》）
(16) 各體互興，分鑣并驅。（蕭統《文選 · 序》）

例（15）中，“災變互生”指“各種災禍變亂同時發生”，“互”表示“同時，一起”；例（16）中，“互”與“並”形成對文，均表示“共同，一起”。

“相”同樣可以用為協同副詞，表示“共同、一起”等含義。唐賢清（2006: 6）指出，“相”用作副詞時，有一種用法是表“共相”“相共”之義，表示“（複數主語之間）彼此共同施事”，此即“相”的協同副詞用法。《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分別將“共相”“共”設立為“相”的義項之一。例如：

(17)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孟子 · 離婁下》）
(18)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韓非子 · 內儲說下》）

以上兩例中，“相”表示句子的動作行為是由主語所表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體共同發出的，如例（17）中“泣於中庭”的是“妻與妾”二人，例（18）中“戮力劼昭公”的是“孟孫、叔孫、季孫”三人。

楊樹達（2006: 110）明確指出，“互”的協同副詞用法由交互副詞用法引申而來，解惠全等（2008: 353）認為，“相”也經歷了從交互副詞到協同副詞的演變，由此可見，“交”“互”“相”三個交互副詞共同經歷了“交互＞協同”的平行演變，其中“交”與“互”更是共同具有“‘交叉’＞交互＞協同”的演變。

2.3. 從協同到總括

總括副詞與協同副詞在語義內涵和語法功能上均存在差異，如趙長才（2014: 204）所說，總括副詞通常總是跟句中的論元成分相關，尤其是跟其前面的複數論元聯繫緊密，是以總括的方式對複數論元進行強化；而協同副詞則跟後面的謂詞性成分聯繫緊密，更側重于表示動作行為或狀態的協同方式。但由於二者都與複數論元相關聯，都蘊含“若干主體均具有述語所表示的某一動作或狀態”的意義，且出現的語境和句法位置也大致相同，因此當一個詞同時具備表協同和表總括兩種用法時，其在某些句子中的具體含義往往難以判斷。相關辭書在處理這類詞時，往往僅為其設立一個義項“俱”，而不作具體的區分和說明，正如本文考察的“交”。由於“俱”既可以理解為總括副詞，也可以理解為協同副詞，這樣的處理顯然無法達到準確揭示詞義內涵的目的。本小節將在對“交”用作協同副詞和總括副詞的用例進行嚴格區分的基礎上考察“交”的總括副詞用法的來源。

2.3.1. “交”表總括與表協同的區分

當一個詞兼具總括和協同兩種用法時，要準確判定其在句子中的具體意義，除了根據上下文進行推導，還可以根據總括副詞和協同副詞的搭配對象的不同，建立相關形式標準，如趙長才（2014: 204）提出以下判斷標準：

（一）當某一副詞後跟繫詞時，該副詞是總括副詞而不是協同副詞；

（二）某副詞後跟助動詞，該副詞是總括副詞；某副詞前有助動詞，該副詞是協同副詞；

（三）當某一副詞後跟存現動詞“在”“有”等時，該副詞是總括副詞。

楊榮祥（2017: 392）認為，“俱”修飾的 VP 由形容詞性結構或名詞性結構充當時，不表協同而是表總括。推而廣之，一個同時具備總括和協同兩種用法的副詞修飾形容詞性結構或名詞性結構充當的謂語時，必然是表總括。

本文根據以上判斷標準，結合上下文，對“交”的總括與協同用法進行區分。

2.3.2. “交”表總括的用法及特徵

總括副詞在句法搭配上一般修飾謂詞性成分，語義指向上或前指，或後指，表示與一定行為動作相關的主體（如施事、受事等）的範圍，或只限制行為動作本身而不落實到具體對象上。上古漢語中，“交”表總括時語義一般前指，指向動作行為的施事、受事、當事等，例如：

(19)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莊子 · 漁父》）
(20) 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撲（樸），以道為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韓非子 · 大體》）
(21)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今文尚書 · 虞書 · 禹貢》）[10]
(22) 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戰國策 · 秦圍趙之邯鄲》）
(23) 相與鬬，交傷，皆論不殿（也）？交論。（《睡虎地秦墓竹簡 · 法律答問》）

例（19）（20）中，“交”修飾性質形容詞“白”“樸”，所在小句為一個屬性句，“交”表示“全、都”之義，語義前指謂語的當事“鬚眉”和“上下”；例（21）中“庶土交正”一句，屈萬里（2011: 34）譯為“各處土地的優劣都已評定了”，“交”用作總括副詞；例（22）中，“交”用在表示領有的動詞“有”之前，“交”宜作“全、都”解，語義前指句子主語“秦國和梁國”；例（23）中，“交論”同“皆論”，可知“交”也是表總括，語義指向動詞“論”的受事。

2.3.3. 從協同到總括的演變

協同與總括都與複數論元相關聯，因此二者存在密切的語義關聯，漢語史中許多總括副詞都是來源於協同義動詞或協同副詞，如“皆”“並”“俱”等，本文認為，“交”表總括的用法也是由其表協同的用法演變而來。

彭睿（2020: 63）指出，“臨界環境（critical context）”為語法化過程中的語用推理提供條件，語法化項在臨界環境中具有歧解性，臨界環境能夠使語法化項產生目標義。“交”用作協同副詞時，一般修飾具體行為動作動詞，如例（10）（11）中“伐”“舉”

[10] 此例作為“交”用作總括副詞的經典用例，前人著述及各大辭書多有引用，但這一用例的時代需進一步明確。綜合目前學界關於《尚書》的研究，基本可以認定《今文尚書》中《堯典》《皋陶謨》《禹貢》等篇目是戰國中晚期的作品，因此此例應視為戰國中晚期的用例。

等，這是因為協同副詞蘊含著時間上的同一性（趙長才 2014: 209），如表示“動作行為的時間起始點相同”等意義，而具體動作動詞所表示的動作行為在時間上的起始點比較明顯，容易感知（胡勇 2009: 101）。當協同副詞“交”在擴展（extension）機制的作用下，搭配範圍擴大到抽象動詞時，由於動作行為的時間起始點不明顯，“交”也難以被理解為共同義。此外，協同副詞“交”由“交叉”義動詞經“相互”義副詞演變而來，“交”表示這些語義功能時所在小句的主語往往是數量為“二”的個體，在語法化的滯留（persistence）原則影響下，協同副詞“交”也往往出現於主語數量為“二”的句子中，當協同副詞“交”搭配的句子擴展為主語數量大於“二”時，其共同義也相對弱化。總之，以上兩種情況可視為協同副詞“交”語法化的臨界環境，“交”在這種臨界環境中產生歧解性，推動“交”表總括用法的形成，例如：

(24)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25) 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於正，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管子·君臣上》）

上例（24）中的“交”，楊逢彬（2017: 4）認為宜理解為“同時、一道”，但訓作“都”也未嘗不可，可見上例是“交”作“協同 / 總括”兩解的典型用例。此例中的“交”具有歧解性，原因在於此例中的“交”正處於其語法化的臨界環境中。“交”所在句子主語為“上下”，雖然這一主語可切分為“上”和“下”兩個主體，但結合句意可知，此處的“上下”是一個包括“王、大夫、士庶人”等在內的群體性名詞主語，“征利”意即“徵求利益”，其動作性較弱，難以分析為主體間同時進行的行為。例（25）也是如此，“上下交期於正”中的“期”意為“期望”，[11] 屬於意願範疇，動作性弱，因此此句既可以理解為“君臣上下共同期望公正（行事）”，也可以理解為“君臣上下都期望公正（行事）”。

當“交”用在主語為抽象性事物的句子中時，由於主語具有 [+ 整體性][- 自主性] 的語義特徵，“交”只能理解為總括副詞，標誌著“交”的總括義用法正式形成。例如：

(26)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老子·六十章》）

[11] 房玄齡注：“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

(27) 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戰國策 · 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

以上兩例的主語為抽象名詞“德”和“惡”，“交”只能作總括副詞解。

“交”從表協同到表總括的語義演變中，轉喻是其主要認知機制。其核心路徑可以概括為：從描述“一個集合體內部成員間的共同行為”轉而指稱“該集合體的所有成員（都參與該行為或處於該狀態）”。這是一種從描述行動的方式（共同互動）到指稱行動的參與範圍（所有相關方）的認知視點轉換。這種從“方式”到“範圍”的轉換，是基於兩者在事件框架中的“鄰近性”。一個涉及多方的“共同行動”，必然包含“所有參與方”這一要素。在謂詞表達的行為動作性弱、主語具有整體性的臨界環境中，由於說話者的意圖難以被理解為強調事件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方式，聽話人便從“共同行動”的表像，解讀出“所有相關方均如此”的深層含義。當這種由轉喻導致的新解讀被廣泛接受並擴展到協同副詞難以出現的語境中時（如主語為抽象事物、謂語由形容詞或領有動詞充當），“交”由協同義到總括義的語義演變就最終完成。

“交”的總括用法形成後，也能用在謂詞為具體動作動詞以及主語可劃分為兩個個體的句子中，但從上下文可以推知，這些用例中的“交”是總括副詞。如：

(28) 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戰國策 · 齊欲攻宋》）
(29) 公何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戰國策 · 韓公仲謂向壽》）
(30) 甲、乙交與女子丙奸，甲、乙以其故相刺傷，丙弗智（知），丙論可（何）殹（也）？毋論。（《睡虎地秦墓竹簡 · 法律答問》）

例（28）中，前已言及“齊陰重趙”“秦亦重趙”，因此“齊、秦交重趙”即“齊、秦皆重趙”。例（29）意在強調韓、楚兩國均“走秦”的事實，因此“交”相當於“皆、都”。例（30）中，“交”用在包含伴隨介詞“與”的事件小句中，但從句意可知，甲、乙二人的行為並不具有同時性、共同性，反而，句子意在強調動作行為是甲、乙二人分別施行，因此此例中的“交”只能理解為總括副詞。

前人考察發現，“相”也具有總括用法。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2012: 712）指出，以下兩例中的“相”訓“胥”，與“皆”同義：

(31) 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戰國策 · 秦攻趙于長平》）

(32) 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漢書 · 五行志》）

“交”與“相”都具備交互副詞、協同副詞、總括副詞用法，這二者很可能同樣經歷了“交互＞協同＞總括”的平行虛化。

綜上所述，上古漢語中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可以刻畫為：“交叉”義動詞＞交互副詞＞協同副詞＞總括副詞。漢語史上另外兩個常用交互副詞“互”“相”分別與“交”在語義演變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平行性，為本文所總結的“交”的語義演變路徑提供了有力旁證。

3. 跨語言（方言）視角下總括副詞“交”的形成

3.1. 從跨語言（方言）視角看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的合理性

唐賢清等（2018）提出漢語歷史語法的“普方古民外”立體研究法，主張在漢語歷史語法研究中廣泛運用現代漢語共同語、現代漢語方言、民族語言和境外語言中的相關語言材料和理論方法，為漢語中的相關歷時演變提供線索和參照，增強演變路徑論證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基於這一理論視角，本小節將利用世界語言中的相關材料，佐證前文總結的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的合理性。

3.1.1. 從“交叉”到交互

楚科奇語（Chukchi）中的交互義詞綴 -wəly 來源於動詞 wəly-，該動詞具有包括“交錯”在內的一系列含義（Skorik 1960: 147–148，轉引自 Nedjalkov 2007b: 1708）。如：

(33) ətri　　pojy-ə-wəly-ə-yʔɑt.
他們 .ABS[12]　長矛 - 交叉 -AOR.3PL
（他們交叉了長矛。）
（Nedjalkov 2007b: 1689）

(34) ləyen　　tɑŋ-ɑwjetkənkɑ　　nə-penrə-wəly-ə-qenɑt.
簡單地　默默地　　IMPF- 攻擊 -REC-3PL
（（他們）只是默默地相互攻擊。）
（Nedjalkov 2007b: 1708）

---

[12] 本文使用縮略符號及其含義：1PL：第一人稱複數；3PL：第三人稱複數；ABS：通格；ACC：賓格；ADJL：形容詞化標記；AG：施事；ALL：向格；AOR：不定過去時；CONV：副動詞標記；DAT：與格；EMPH：強調詞；IMPF：未完成時；IPFV：未完成體；LNK：連接詞；NFUT：非將來時；NOM：主格；PAT：受事；PAST：過去時；PFV：完成體；PL：複數；PRS：現在時；REC：交互；SOC：共同。

Heine 和 Miyashita（2008）也指出，本身含有交互性的動詞可以演變為交互標記，如日語中的 au“相遇”、紐倫紐蘭語（Nyulnyulan）中的 wanj(i)“交換”等。

3.1.2. 從交互到協同

表示交互功能的語法標記往往可以同時表達協同（sociative）義，“交互 - 協同”多義（polysemy）模式在世界語言中廣泛存在，包括富圖納語（Futuna）、斐濟語（Fijian）、湯加語（Tonga）等南島語系中的諸“海洋”（Oceanic）語（Lichtenberk 2000: 31–58），以及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語族、蒙古語族和滿 - 通古斯語族中的相關語言、尼日爾 - 剛果語系的班圖語支的部分語言，還有日語、印尼語、阿依努語（Ainu）、他加祿語（Tagalog）等（Nedjalkov 2007a: 272）。具體到我國的少數民族語言，包括漢藏語系中侗台語族中的水語、黎語（韋學純 2020）、藏緬語族中的尼蘇話、乃蘇話、納蘇話和阿哲話等彝語支語言（王成有 2003；曲木鐵西 2022）以及苗瑤語族中的黔東苗語（唐巧娟 2024），還有阿爾泰語系中的突厥語族各語言、蒙古語族中的土族語、東鄉語、達斡爾語等（宋佳 2023）。

宋佳（2023）指出，蒙古語中有專門的協同標記，但交互標記與不及物動詞一起使用時也可以表示協同義，如下例中不及物動詞 kuju-“跑”和 xoːr-“熱鬧”帶上交互標記“-ltu”後表示同動：

(35) [nair naːtam] pəl-xɔ-tʊ, xuːxət-uːt kuju-ltu-ʧu,
那達慕 成為 -ADJL-DAT 孩子 -PL 跑 -REC-CONV
ʊlʊs-ʊːt xoːr-ltu-nə.
人（群）-PL 熱鬧 -REC-PRS
（在那達慕的時候，孩子們四處跑動，人們（互相交談）熱鬧。）
（宋佳 2023: 69）

Lichtenberk（2000: 58）認為，儘管由於缺乏歷史文獻，海洋語中“交互”與“協同”之間的演變關係難以確定，但“複數性”是它們存在相關性的主要因素。Mithun（1999: 93）以北美薩利什語系（Salishan）的努哈爾克語（Nuxalk）中“交互 - 協同”標記 -max^{w} 為例，認為“交互 > 協同”是原始北美語言中的演變路徑之一；Gerdts（2000: 156）認為，同屬薩利什語系的哈爾魁梅林語（Halkomelem）中的後綴 -təl 的協同用法來源於交互用法；Nedjalkov（2007a: 245）也認為，語言中“交互 - 協同”多義模式的形成大多是由交互標記演變出協同功能，如以下來自鄂溫克語（Evenki）的例子：

(36) a. Bu kuŋɑka-r-ve ana-ldə-re-p.
我們 孩童 -PL-ACC 推 -SOC-NFUT-1PL
（我們一起推那些孩子。）

b. Bu　　ana-ldə-re-p.
　我們　推 -SOC-NFUT-1PL
　（我們互相推搡。）
（Nedjalkov 2007a: 278）

上例中，當協同義詞綴 -ldə 所在小句的動詞不帶直接賓語時，詞綴 -ldə 可作交互義理解。Nedjalkov（2007a: 278）指出，詞綴 -ldə 的協同義由交互義演變而來。

值得注意的是，卡拉恰伊 - 巴爾卡爾語（Karachay-Balkar）中的交互標記 š 不僅能夠表示協同，在某些情況下還可以做“全部、許多（all, many）”義解讀，例如：

(37) a. Eki-si　　dɑ　　səzəl-əš-əb　　ket-di-le.
　二 - 他們的　EMPH　奔走 -REC-CONV　離去 -PAST-3PL
　（他們倆一起倉促離開了。）
b. Sabɑn　išle-ge　　kir-iš-di-k.
　春天　　工作 -DAT　進入 -REC-PAST-1PL
　（我們都開始了春天的農活。）
（Nedjalkov & Nedjalkov 2007: 1003）

郭銳（2017）指出，現代漢語中的“互相”“相互”由交互義演變出“共同、一起”等意義，例如：

(38) 三個和尚互相偷懶不願意去打水。（郭銳 2017: 444）
(39) 這種交往能鍛煉自己使對方開口的本領，尋找相互感興趣話題的本領。（郭銳 2017: 444）

郭銳（2017）認為，以上兩例中的“互相”“相互”在語義上已經不表示對稱關係，而是表示“一起、共同”（together, both）等意義的共同關係。郭銳（2017）還為這一演變路徑舉出維吾爾語和日語中的相關實例。此外，魏海平、黃英（2024）也指出，藏緬語中的“交互 - 協同”多義模式大多是交互義標記演變出協同功能。可見，由交互到協同的演變具有鮮明的類型學特徵。

3.1.3. 從協同到總括

從協同到總括的演變，在漢語中極為常見，李宗江（1998）總結認為，“協同”義是漢語總括副詞的重要語義來源，如“皆”“並”“俱”等在形成之前均經歷了協同副詞階段。下面以漢語方言中的幾個用例對這一演變路徑進一步闡釋。

“一起”是漢語方言中的常用總括副詞，江淮官話、西南官話、蘭銀官話、湘語、贛語、南寧平話等方言中均見有用例，如：

(40) 江淮官話（江蘇南京話）：
不該走的一起不准走。（不該走的都不准走。）（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 1999: 13）
(41) 湘語（湖南衡陽話）：
一起來噠幾個人？（總共來了幾個人？）（田野調查）

李小軍（2021: 390）指出，“一起”的總括義來源於協同義。

“一下”是漢語方言中的一個常用總括副詞，廣泛見於湘語、贛語、西南官話等方言中。例如：

(42) 西南官話（四川成都話）：
剩下的白菜我一下買了。（剩下的白菜我都買了。）（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 1999: 1）
(43) 贛語（江西吉水話）：
把飯跟菜一下倒嘍。（把飯和菜都倒了。）（李桂蘭 2020: 304）

李桂蘭（2020）認為，江西吉水方言中的總括副詞“一下”來源於其協同用法，且該演變路徑也適用於其他方言的“一下”。此外，蘭銀官話中的“一搭”、[13] 中原官話中的“一夥”和安化、邵陽等地的湘語中的“一路”（姜禮立 2025）等，都具有“協同 - 總括”多義模式，其演變路徑也可以構擬為“協同＞總括”。

3.2. 跨語言比較中的共性與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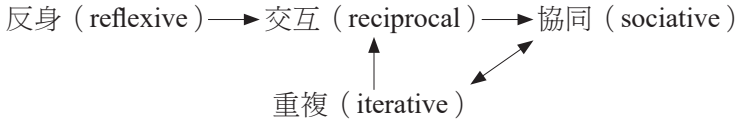
語義演變的跨語言共性，從宏觀層面看，體現在隱喻、轉喻、重新分析和類推等機制的普遍使用以及單向性等原則的廣泛適用（Hopper & Traugott 2003: 39, 99; Traugott 2010）；從微觀層面看，許多演變路徑具有跨語言性，基於語法演變規則具有跨語言共性的假設，Kuteva et al.（2019）總結了 500 多條跨語言反覆出現的語法化路徑。從上一節的考察可知，上古漢語總括副詞“交”的形成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可以在世界語言中得到驗證，這為本文關於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的論述提供了有力旁證，同時也展現了世界語言在語法化路徑上的共性。

---

[13] 此蒙邵明園老師告知，謹致謝忱。

前人已經注意到，漢語的語義演變路徑也可能存在異於普遍規律的情形，如吳福祥（2005）發現，漢語中伴隨介詞往往演變為並列連詞，而英語等語言中的伴隨介詞往往經工具介詞演變為方式介詞。在本文的考察中，漢語中的交互標記“交”和“互”均由具有內在交互性的動詞演變而來，世界語言中雖然也有相同案例，但據 Nedjalkov（2007a: 248）、Heine 和 Miyashita（2008）、Kuteva et al.（2019: 486），由身體名詞（body）、“同伴（comrade）”義以及反身義（reflexive）、重複義（repetition）等演變為交互義才是更具跨語言普遍性的演變路徑。Nedjalkov（2007a: 242–255）通過廣泛地跨語言調查發現，世界語言中，交互標記常與反身義、重複義、協同義構成多義模式，這四種意義的演變關係可圖示如下：

圖 1 世界語言中反身、交互、協同、重複義的語義關聯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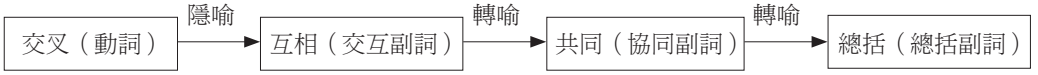


在 Nedjalkov（2007a: 248）列出的上述多義關聯模式中，漢語中僅存在“交互 - 協同”這一組關聯形式。此外，漢語中由協同到總括的演變屢見不鮮，這一演變路徑在世界語言中卻幾乎未見報導。由此可見，上古漢語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既有跨語言共性，也體現出漢語語義演變的獨特之處。至於這種獨特性，是否受到漢語的語言類型特徵影響，仍有待進一步考察。

4. 結語

通過內部擬測，結合跨語言（方言）考察獲得的外部證據，本文將上古漢語中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刻畫為：“交叉”義動詞＞表“互相”義的交互副詞＞表“共同”義的協同副詞＞表“總括”義的總括副詞，如下圖所示：

圖 2 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示意圖



在總括副詞“交”的形成過程中，首先是交叉義動詞“交”通過隱喻映射演變為交互副詞；交互義中內在的對稱性特徵在不及物小句中弱化，“多方參與”性凸顯，“交”由此在轉喻的作用下演變為協同副詞；最終在“主語抽象化 / 整體化”及“謂詞非動作化”的臨界環境中，再次通過轉喻完成向總括副詞的演變。

本文考察的“交”與“相”“互”均是上古漢語常用交互標記，三者具有一定程度的演化平行性，如“交”與“互”共同經歷了“‘交叉’＞交互＞協同”的演變，“交”與“相”共同經歷了“交互＞協同＞總括”的演變。但“互”並未進一步演變為總括副詞，而“相”在交互用法的基礎上還演變出偏指用法（呂叔湘 1990），這或許與三者的本義不同有關，[14]“交”的本義是“交脛”，而“互”的造字本義是具有相互交錯的結構特徵的絞繩器（劉雲峰 2023: 40），“相”的本義為“省視”，這體現出語法化源概念對語法化終點的選擇性制約。

Hopper 和 Traugott（2003: 96）指出，一個詞彙項的詞彙意義會“滯留”在語法化後形成的語法項中，制約該語法項的分佈。總括副詞“交”形成之後，雖然也可以用於總括“德”“惡”等抽象事物，但由於兩個個體的互動是最為典型的交叉事件，受源義“交叉”的這一語義特徵滯留的影響，總括副詞“交”總括對象的數量往往都是“二”，如前文所說的“上下”“須眉”等，這使得“交”的適用語境較為有限，無法成為常用總括副詞而走向衰落。[15]

鳴謝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湖南及周邊省區漢語虛詞時空立體研究及數據庫建設”（21&ZD291）。本文撰寫蒙導師唐賢清教授悉心指導，初稿曾在第十二屆全國中文學科博士生學術論壇、中國民族語言學會漢藏語言文化專業委員會第五屆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得到孫洪偉、馬坤、邵明園、黃燕旋等與會專家指正，《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和匿名審稿專家提出了專業且詳細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文中尚存錯謬，概由作者本人負責。

參考文獻

董正存。2020。漢語量化表達的語義來源及演變。北京：華文出版社。Zhengcun Dong. 2020. *Hanyu Lianghua Biaoda de Yuyi Laiyuan ji Yanbian*. Beijing: Huawen Chubanshe.

董志翹。2024。“交”之“即”“將”義的來源——從“交斬美人”談起。語文研究 3。1–5。Zhiqiao Dong. 2024. “Jiao” zhi “ji” “jiang” yi de laiyuan: Cong “jiao zhan meiren” tanqi. *Yuwen Yanjiu* 3. 1–5.

郭銳。2017。複數事件和虛詞語義。世界漢語教學 4。435–447。Rui Guo. 2017. Fushu shijian he xuci yuyi. *Shijie Hanyu Jiaoxue* 4. 435–447.

---

[14] Bybee 等（1994）提出“源頭決定性假說”，認為語法化源概念對語法化路徑及其產生的語法意義具有決定作用。限於篇幅及本文主旨，關於“交”“互”“相”語法化的異同問題，擬另文討論。

[15] 以《戰國策》為例，總括副詞“交”共使用八例，其中一例的主語是群體性對象“諸侯”，一例主語是抽象名詞“惡”，另外六例的主語分別是“楚、魏”“魏、秦”“秦、梁”“齊、秦”“秦、楚”“韓、楚”。從總括副詞“交”的使用受限解釋其衰落的原因，這一點蒙審稿專家提示，謹致謝忱。

胡波。2014。先秦兩漢常用詞演變研究與語料考論。杭州：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Bo Hu. 2014. *Xianqin Lianghan changyongci yanbian yanjiu yu yuliao kaolun*. Hangzhou: Zhejiang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胡勇。2009。“並”的語法化。見吳福祥、崔希亮（主編），語法化與語法研究（四），96–115。北京：商務印書館。Yong Hu. 2009. “Bing” de yufahua. In Fuxiang Wu & Xiliang Cui et al. (eds.), *Yufahua yu Yufa Yanjiu*, si. 96–115.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江藍生。2012。漢語連—介詞的來源及其語法化的路徑和類型。中國語文 4。291–308, 383。Lansheng Jiang. 2012. Hanyu lian-jieci de laiyuan ji qi yufahua de lujing he leixing. *Zhongguo Yuwen* 4. 291–308, 383.

姜禮立。2025。安化方言“一路”的多功能用法及語義演變。漢語學報 4。104–116。Lili Jiang. 2025. Anhua fangyan “yilu” de duogongneng yongfa ji yuyi yanban. *Hanyu Xuebao* 4. 104–116.

李桂蘭。2020。江西吉水（醪橋）方言的“一下”和“儘”。方言 3。303–310。Guilan Li. 2020. Jiangxi Jishui (Laoqiao) fangyan de “yixia” he “jin”. *Fangyan* 3. 303–310.

李小軍。2021。漢語語法化詞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Xiaojun Li. 2021. *Hanyu Yufahua Ciku*.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李宗江。1998。漢語總括副詞的來源和演變。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一輯）。81–96。Zongjiang Li. 1998. Hanyu zongkuo fuci de laiyuan he yanbian. *Hanyushi Yanjiu Jikan*, diyi ji. 81–96.

劉雲峰。2023。基於類型學視角的明清漢語交互表達研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Yunfeng Liu. 2023. Jiyu leixingxue shijiao de Ming-Qing Hanyu jiaohu biaoda yanjiu. Wuhan: Huazhong Keji Daxue Chubanshe.

呂叔湘。1990。相字偏指例釋。見呂叔湘文集（第二卷），103–115。北京：商務印書館。Shuxiang Lü. 1990. Xiang zi pianzhi lishi. In *Lü Shuxiang Wenji*, di’er juan, 103–115.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裴學海。2012。古書虛字集釋。北京：中華書局。Xuehai Pei. 2012. *Gushu Xuzi Jish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彭睿。2020。語法化理論的漢語視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Rui Peng. 2020. *Yufahua Lilun de Hanyu Shijiao*.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曲木鐵西。2022。彝語義諾話的交互範疇。民族語文 6。42–53。Tiexi Qumu. 2022. Yiyu Yinuohua de jiaohu fanchou. *Minzu Yuwen* 6. 42–53.

屈萬里。2011。尚書今注今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Wanli Qu. 2011. *Shangshu Jinzhu Jinyi*. Beijing: Xinshijie Chubanshe.

宋佳。2023。阿爾泰語系語言的互動結構。民族語文 4。63–75。Jia Song. 2023. A’ertai yuxi yuyan de hudong jiegou. *Minzu Yuwen* 4. 63–75.

唐巧娟。2024。黔東苗語反身義 noŋ³¹ 的多功能性及其語法化路徑。民族語文 1。62–75。Qiaojuan Tang. 2024. Qiandong Miaoyu fanshenyi noŋ³¹ de duogongnengxing ji qi yufahua lujing. *Minzu Yuwen* 1. 62–75.

唐賢清。2006。副詞“互相”、“相互”的演變及其原因分析。古漢語研究 4。6–15。Xianqing Tang. 2006. Fuci “huxiang”, “xianghu” de yanbian ji qi yuanyin fenxi. *Guhanyu Yanjiu* 4. 6–15.

唐賢清、姜禮立、王巧明。2018。漢語歷史語法的“普方古民外”立體研究法。古漢語研究 4。43–49, 104。Xianqing Tang, Lili Jiang & Qiaoming Wang. 2018. Hanyu lishi yufa de “pu fang gu min wai” liti yanjiufa. *Guhanyu Yanjiu* 4. 43–49, 104.

陶紅印。1987。相互動詞及相互動詞句。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現代漢語研究室（編），句型和動詞，344–382。北京：語文出版社。Hongyin Tao.1987. Xianghu dongci ji xianghu dongci ju. In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Xiandai Hanyu Yanjiushi (ed.), *Juxing he Dongci*, 344–382.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王誠。2018。上古漢語動詞語義內涵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Cheng Wang. 2018. *Shanggu Hanyu Dongci Yuyi Neihan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王成有。2003。彝語方言比較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Chengyou Wang. 2003. *Yiyu Fangyan Bijiao Yanjiu*. Chengdu: Sichuan Minzu Chubanshe.

韋學純。2020。水語“相互義”表達形式。百色學院學報 6。65–68。Xuechun Wei. 2020. Shuiyu “xianghu yi” biaoda xingshi. *Baise Xueyuan Xuebao* 6. 65–68.

魏海平、黃英。2024。藏緬語交互結構“形式 - 語義”多功能現象的語義地圖分析。中國語言學研究（第五輯）。184–213, 321。Haiping Wei & Ying Huang. 2024. Zang-Mianyu jiaohu jiegou “xingshi-yuyi” duogongneng xianxiang de yuyi ditu fenxi. *Zhongguo Yuyanxue Yanjiu*, di’wu ji. 184–213, 321.

吳福祥。2005。漢語語法化演變的幾個類型學特徵。中國語文 6。483–494, 575。Fuxiang Wu. 2005. Hanyu yufahua yanbian de jige leixingxue tezheng. *Zhongguo Yuwen* 6. 483–494, 575.

吳福祥。2025。試談語義演變的機制。古漢語研究 2。2–17, 126。Fuxiang Wu. 2025. Shi tan yuyi yanbian de jizhi. *Guhanyu Yanjiu* 2. 2–17, 126.

肖曉暉。2020。“交斬美人”解。中國語文 4。494–497。Xiaohui Xiao. 2020. “Jiao zhan meiren” jie. *Zhongguo Yuwen* 4. 494–497.

解惠全、崔永琳、鄭天一。2008。古書虛詞通解。北京：中華書局。Huiquan Xie, Yonglin Cui & Tianyi Zheng. 2008. *Gushu Xuci Tongjie*. Beijing: Zhonghua Shuju.

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1999。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Baohua Xu & Ichiro Miyata et al. (eds.). 1999. *Hanyu Fangyan Dacidi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楊逢彬。2017。孟子新注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Fengbin Yang. 2017. *Mengzi Xinzhu Xinyi*.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楊榮祥。2017。副詞“具”“俱”的源流及二者之差異。見張誼生（主編），漢語副詞研究論集（第三輯），380–396。上海：三聯書店。Rongxiang Yang. 2017. Fuci “ju”, “ju” de yuanliu ji erzhe zhi chayi. In Yisheng Zhang et al. (eds.), *Hanyu Fuci Yanjiu Lunji*, disan ji, 380–396.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楊樹達。2006。詞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Shuda Yang. 2006. *Ci Qua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姚振武。2015。上古漢語語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Zhenwu Yao. 2015. *Shanggu Hanyu Yufa Sh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趙長才。2014。中古譯經的協同副詞及其來源。歷史語言學研究（第八輯）。195–212。Changcai Zhao. 2014. Zhonggu yijing de xietong fuchi ji qi laiyuan. *Lishi Yuyanxue Yanjiu*, diba ji. 195–212.

周曉君。2018。漢語相互結構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Xiaojun Zhou. 2018. *Hanyu Xianghu Jiegou Yanjiu*. Hangzhou: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

Bybee, Joan. 2007. Diachronic linguistics. In Dirk Geeraerts & Hubert Cuycken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945–98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erdts, Donna B. 2000. Combinatory restrictions on Halkomelem reflexives and reciprocals. In Zygmunt Frajzyngier & Traci Walker (eds.), *Reciprocals: forms and functions*, 133–160.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 Friederike Hün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ine, Bernd & Hiroyuki Miyashita. 2008.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reflexives and reciprocals: A grammaticalization perspective. In Ekkehard König & Volker Gast (eds.), *Reciprocals and reflexives: Theoretical and typological explorations*, 169–223.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teva, Tania, Bernd Heine, Bo Hong, Haiping Long, Heiko Narrog & Seongha Rhee. 2019.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second, extensively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ichtenberk, Frank. 2000. Reciprocals without reflexives. In Zygmunt Frajzyngier & Traci Walker (eds.), *Reciprocals*, vol. 2, *Forms and functions*, 31–62.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Mithun, Marianne. 1999. *The languages of native North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djalkov, Vladimir P. 2007a. Polysemy of reciprocal markers. In Vladimir P. Nedjalkov (ed.), *Reciprocal construction*, vol. 2, 231–33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Nedjalkov, Vladimir P. 2007b. Reciprocal constructions in Chukchi (with an appendix on Koryak). In Vladimir P. Nedjalkov (ed.), *Reciprocal construction*, vol. 3, 1677–171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Nedjalkov, Vladimir P. & Igor V. Nedjalkov. 2007. Reciprocal, sociative and competitive constructions in Karachay-Balkar. In Vladimir P. Nedjalkov(ed.), *Reciprocal construction*, vol.3, 969–102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10. (Inter)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fication: A reassessment. In Kristin Davidse, Lieven Vandelanotte & Hubert Cuyckens (eds.), *Subjectification, intersubjectific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29–71.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 Ekkehard König. 1991. The semantics-pragmatics of grammaticalization revisited. In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1,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189–21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versal Adverb *jiao* in Archaic Chinese

Weihao Lei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versal adverb *jiao* in Archaic Chinese follow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below: Crossing (verb) > Reciprocal (adverb) > Sociative (adverb) > Universal (adverb). The verb *jiao* with the meaning 'to cross' evolved into a reciprocal adverb through conceptual metaphor mapping, whereby the physical schema of spatial crossing was projected onto abstract reciprocal relations. The reciprocal adverb underwent metonymic weakening of mutual affectivity, shifting to denote joint action as a sociative adverb. Finally, within the critical contexts of "subject abstraction/globalization" and "predicate de-agentivization", *jiao* completed its evolution into a universal adverb via secondary metonymy. Partial validation of this path is provided by parallel developments in *hu* and *xiang*.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 further corroborates its typological plausibility: the reciprocal marker -*wəly* in Chukchi originates from a verb meaning 'to cross', affirming the "crossing > reciprocal" metaphor; languages like Evenki demonstrate the "reciprocal > sociative" shift; while Sinitic dialectal items like *yiqi* and *yixia* exemplify the "sociative > universal" shift.

Keywords

universal adverb, *jiao*, grammaticalization, metaphor, metonymy

通訊地址：長沙 嶽麓區 湖南師範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leiweihao@hunnu.edu.cn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10月9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3月18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3月31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6月30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0月30日